

刘正成历史小说集

土地穢變相圖

刘正成 著

海外借

作家出版社

刘 正 成 历 史 小 说 集

士也穢變相圖

刘 正 成 著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地狱变相图：刘正成历史小说集 / 刘正成著. -- 北京：作家出版社，2018.9

ISBN 978-7-5212-0213-7

I. ①地… II. ①刘… III. ①历史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196191 号

地狱变相图：刘正成历史小说集

作 者：刘正成

责任编辑：钱 英 杨新月

装帧设计：孙惟静

出版发行：作家出版社

社 址：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 编：100125

电话传真：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86-10-65015116 (邮购部)

E-mail: zuoja@zuoja.net.cn

<http://www.haozuoja.com> (作家在线)

印 刷：中煤 (北京) 印务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142×210

字 数：160 千

印 张：7.875

版 次：2018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201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212-0213-7

定 价：32.00 元

作家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编夜炫昼

——序刘正成历史小说集《地狱变相图》第三版

吉狄马加

刘正成先生是书法大家，也是文学家。时下许多以书法家自居者，容易追逐时髦，只知从视觉效果上寻求刺激，大概不大懂得书法这种传统的艺术，原本应该是文人心手合一的一种修炼，是一种自觉成性的书写习惯与境界。一般来说，传统意义上，文学的境界高低，直接决定着一个人书法境界的高低。王羲之《兰亭集序》一文本来是魏晋以来千古文章的典范，当然其书写也是行书中的经典；苏轼诗文，宋以来罕有出其右者，其厚重朴茂而又文气雅致的书法也堪称一代风流；明代傅山、徐渭在诗歌方面都是一等的高手，书法也自成一派。只不过到了现当代，学术分科过细，久而久之，人们容易忽略学科之间内在而必然的关系。刘正成以书学成就名扬海内外，以至于他在文学方面的才华被遮掩。当人们翻看他的历史小说集的时候，我相信许多人都会惊讶。何况这些小说不仅是有关中国古代文化人物的小说，而且基本上都是写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只有一篇《庄周自传》写于1989年。那时候正成先生风华正茂，年龄大概在

三四十岁之间。现在回过头来读这些写于三十多年以前的小说，每读一篇，都让人不禁发出许多感慨，为历史中那些错综复杂而含意丰富的文化人物，也为正成的精彩书写。没有深厚的历史文化修养，就难以写成如此成功的历史小说。这些丰厚的修养，这些源远流长的文化储备，必然会如苏东坡在诗中所描绘的情境：“峰多巧障日，江远欲浮天。”一时被遮蔽，终究却流长。苏东坡看似描写两重情境，其实是一种但书意义上的递进。

历史的书写与小说的书写，原本是一种悖论式的状态。对历史书写的要求必须是客观而真实的再现，而小说的书写则需要想象与细节。按理说小说的写作方式是历史学家最为排斥的一种方式，但是从美学的角度，历史小说这样一种文体却给欣赏者带来了崭新的愉悦体验。当对历史细节进行的学术考证中止的地方，则是小说艺术的想象可以运行的起点。历史小说，应该是对新的历史意义再次孕育和生成，是人类对于历史空间的另一种极有趣味和巨大价值的拓展。大概怀素在《自叙帖》中对书法家颜真卿的记叙是这样的：“颜刑部，书家者流，精极笔法、水镜之辨，许在末行。”在该篇自叙中，我们也可知小宗伯张正言在为赞颂怀素的诗歌所写序中说，颜真卿早年教过其笔法。如上所列，关于怀素与颜真卿的交往，我们所知并非很多，而如果读刘正成的小说《怀素自叙》，仿佛给我们在历史的想象中打开了一扇窗户，透过这扇窗户，给我们展现了唐代京城书法圈或文人圈一场细致入微而又放诞豪饮的交往盛宴。其中书法圈两位主

要人物颜真卿和怀素在小说中重新复活，这是历史学者在缺少史料或者在有限的史料中根本难以做到的，而小说却可以在其想象的逻辑中完成。历史学著作可以做到真实，但那是有巨大缺口的真实；历史小说可以在历史真实的基础上虚构，但那是比简单的真实具有更高意义的真实，如此说来，任何一部能引人入胜的历史小说，其历史的价值与欣赏的价值都不容低估。譬如北宋曾主导过变法的王安石与乌台诗案的苏东坡，他们二人的历史交集在历史文献的记载中是断点式的，其脉络和线索如云中龙爪，几乎连草蛇灰线的踪迹也难以追寻。而刘正成在他的小说《半山唱和》中，却让这两位千年以前极有才华与个性却在官场政治上的冤家对头，隐藏于各自胸中的歉疚和块垒在金陵的重逢中和盘托出，有诗意的互相缠绕与化解，也有佛禅的比喻和顿悟：“王安石发出一串朗声大笑，然后用颇为夺人的目光盯住苏东坡，喝道：‘但有一切，总归斩尽！’苏东坡一听，知是曹山机锋语，便也应道：‘忽逢父母则将如何？’‘拣什么？’‘争奈自己何？’‘虽奈我何？’‘为什么不杀？’‘无下手处。’‘哈……’两人同时爆出一阵大笑。”这则采自禅宗《传灯录》中的机锋转语，对大千世界、人间有情的无情斩断，通过北宋的两位历经生死风波的文坛泰斗之口转述，应该是合适而又具有惊世骇俗的效果。这也是人类文化景观一次霞光般的呈现，也是小说虚构魅力对于历史细节的一次无限再现。

刘正成结集出版的历史小说一共有八篇，篇篇皆有极花峰转之处。每篇看似写历史人物，其实也是站在文人在场的

角度与方位，对人们内心的一次次超越与观照。无论是怀素那种书写时“飘风骤雨惊飒飒，落花飞雪何茫茫”的超然与癫狂，还是苏东坡满肚子“不合时宜”的喟叹，抑或在《地狱变相图》中，画圣吴道子在心魔的驱使下，对艺术上的竞争者皇甫铨痛下狠手、雇人将其杀死，确实有着对艺人之间残酷竞争时因妒忌别人才艺而堕入魔道的揭露和预言；当然也有对孔尚任一片玉壶文心的体认，那种在山河板荡时，万丈红尘中不乏承载坚贞情义的柔弱芳心，侯方域的诗句可以看作是对情人李香君的赞美：“青溪尽是辛夷树，不及东风桃李花。”过去的历史是人类的秘密，而关于历史的小说则是秘密中的秘密，是人类生活的胜境，那里有无限的风光等待我们去领略，正如在春天里可以“缟夜炫昼”的桃李，它们自身的灿烂与洁白，胜过所有的辉煌。

正因为有着缟素般绚烂的文化铺垫，我相信，正成先生的书法艺术也必然厚积薄发，有着它炫亮当下的道理。

2017年8月14日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书记处书记，当代著名诗人、文化学者）

我乐观地期待

——初版代序

元 工

已经是近十年前的事了。

那时，作为翩翩一青年的正成君刚到《四川文学》编辑部不久，大家发现他有个细节，即无论在开会或与人交谈什么的，他那右手食指总在不停地划动。开初只觉有趣，久了，才发现这是他的一种职业性习惯动作，原来他在调来编辑部前，早已是个著名的青年书法家了。他的书法作品已在日本、新加坡展出过，并博得了国际声誉。于是我想起了四川新都宝光寺那副明朝大书家祝允明写的对联：“每闻善事心先喜，得见奇书手自抄。”一个书法家大概总是无时不在心摹手追吧。

正成君擅草书，尤喜狂草。书界的方家认为，他师法二王，兼学怀素，但自有其独特风格。每见他作书时，不思索，便笔走龙蛇，一挥而就。往往还没看清楚，字已完成了。而细观之，却气势夺人。于是，有的说，看他作书，像在庐山观瀑，不仅有“飞流直下三千尺”的磅礴气势，还隐隐闻有雷鸣之声；有的说，不然，倒像是看一场婀娜多姿的

芭蕾，在令人眼花缭乱的旋转跳荡之中，又含舒展、飘逸、流美之妙趣。总之，观他作书是一种美的享受。然而他不仅擅书，还善属文。他的第一篇历史小说《怀素自叙》和其后的《地狱变相图》先后在《四川文学》1980年11期和1981年12期发表后，便一鸣惊人，令人称绝！

这两篇作品，无论从构思、文笔、技巧，还是人物、思想的深度等方面看，都是无可挑剔的，堪称上乘。当时有的老作家、文学界前辈看了后说，对他得刮目相看了。当然，这里面的内涵，倒不光是作品本身显示了作家的才气。按照过去一般的眼光，总认为能写几个字算不了什么。君不见，许多写得一手好字的人，不也照样文化层次不高吗？而正成不但能书还能写小说，而且是写历史小说，而且是写得俨然有大家风度，这却不能不令人叹服了。

大家知道，写历史小说首先要具有丰富的历史知识。对历史人物所处的时代，以及那个时代的典章礼仪、习惯风尚，甚至婚丧嫁娶、衣着饮饌等无不有所研究。而这些竟也没有难倒年轻的正成君。光凭这一点，也足以证明他是个治学勤奋的人。事实上，回头审视他的书法作品，不正是充盈着书卷气吗？！

然而，他能写好小说，却还有奥秘在。

我觉得正成的小说，同他的书法一样，除了具备较深厚的艺术修养基本功外，主要还有三自：即自信，自然，自我。

他作书，不讲究布局，皆依势随体。然一撇、一捺、一点、一画就先有自信：我这样一笔最好。因此，他的书作舒

展、大方，无一怯笔。另外，看他作书，十分轻松，从不矫揉造作或故意作态，因而作品有种自然的天趣。再就是表现自我。这就比较复杂。所谓字如其人即是。他的草书，放纵、恣肆、拓展、开张，不拘成法，创新意识极强。这种创新意识即是他的自我情怀的表现。

再看他写小说。由于他对自己所写的题材十分熟悉，而且从来就感兴趣，因而在提笔之前，便先有股自信：我一定能写好。

大凡创作莫不如此，当其缺乏自信时，很难设想会写下去，更难设想能写好。勉强为之，便觉笔沉力乏，不是瞻前顾后，便是东涂西抹，难以成章。正成先有了自信，创作意识便进入了最佳状态。

据我所知，他动笔之前，只在总体把握上有个构思，提起笔来，便调动生活，随着感觉走，自然写去，于是作品的人物心态，纯属自然流露。这样，自己的个性，亦在其中了。这样的小说自然是有个性的小说。值得特别提出的是，他的小说都是有感而发，不是为历史而历史，而是来自他对生活的敏感和思索。试想，如《地狱变相图》，只人云亦云地写吴道子的妒才嫉能，或写成文人相轻，不就太一般了吗？他不这样，他写的是“谁该入地狱”，是凡夫俗子，还是峨冠博带者？他一反常规地把后者打入地狱，这不唯是书中主人公吴道子画地狱变相时艺术上的一大突破，而实乃作家观念的大革新，故而产生了惊世骇俗的力量。同样，写《半山唱和》如只写王安石和苏东坡之间的一段佳话轶事，

意义也就平平。而他却把镜头对准两个政敌之间的相互理解。这也耐人寻味。他是面对历史，从另一个角度切入去面对人生，去写人物的政治涵养和博大胸怀。所以他的独创性也体现了他的创作个性——历史中自有“我”在。而其他篇章如《庄周自传》则既富思辨色彩，而又内含哲理。加上寓辛辣于轻松活泼的描写笔触之中，世态人情跃然纸上，既给人以启迪，又令人饶有兴致。所以，读他的小说，同样是一种美的享受。而这一切，都显示了作家横溢的才华。

然而，没有想到，正当他如行云流水般不可遏止地一篇接着一篇写得上劲的时候，却因工作需要调动到北京了。随之写作也戛然而止，这难免令人生起一种失望。文学界同仁每提及此也为之惋惜，殊不知事情却并非如此。他入京后，由于生活的舞台宽阔了，他的聪明才智更得到了较好的发挥。他一到中国书协便接手主编《中国书法》杂志，只一两年工夫，该刊物便蒸蒸日上，饮誉国内外书坛。不仅如此，接着又组织力量编写《小学生习字本》，为我们炎黄子孙的文化继承做了件特大好事，目前该习字本已发行一千多万册，成为国内小学生学习的教材。又不仅如此，接着再主编一套《中国书法鉴赏大辞典》，这更是个提起来也叫人咋舌的伟大工程！要知道，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四十年来的第一部书法大辞典。数百万字，数千个词条，数千幅稀有的图版资料，并汇集了全国几百个著名书法家的智慧，克服了各种困难，特别是巨大的经济困难而成的。有人算过，这样一个浩大工程，如果由国家来办，其动用的人力、物力也

将令人瞠目。有的大辞典，不是在全国组织了几十个班子，耗费了几百万资金，花了近二十年时间才完成的吗？而这套大辞典，只用了近两年时间。不难想象，这里面该有多艰巨的组织工作，该有多大的风险，要付出多大的代价，更不难想象，这需要有多大的气魄！

人的一生，能够干成一件大事，已经不错了。然而他却接连干了两件、三件！

所以，这些年没有见到他的作品。他哪还有时间顾及写作！即如这本小说集，据说两年前就该问世，出版社也多次催促，因为还需要补写一篇，而他却怎么也抽不出这一点补写一篇的时间来。

我常常想，人，有的是专才，有的是通才。专才易得，通才难求。正成君其通才乎！一个人既是通才，为什么不让发挥？今天，既然有了他发挥的机会，为什么要放过呢？何况搞别的事业，并不意味着他就从此搁笔。其实，积淀多了，到一定时候，生活体验会更丰富，对世态人情的了解会更深刻，在写作上肯定又会进入一个更高的档次。本书中补写的新作《庄周自传》就是例证。

所以，我还是乐观地期待着。

1989年5月

重读旧文章

——再版自序^①

刘正成

如果说在写历史，我却无法为我笔下人物的细节一一找到史料作注脚；如果说在写小说，这些人物又全都是真人、真事、真文、真艺。

历史是科学。我们探求历史，就是探求历史究竟发生了什么。然而，历史应该是什么呢？我想，这便是人文学了，小说就正是在做着这种以人为中心的价值判断的工作。中国自古以来，尚未形成系统而纯粹的形而上学，如同德国古典哲学中所做的那种工作一样，一切学问均植根在经验判断之中。理性的追求，也即时下所讲的终极关怀，是否合乎自然之理——道呢？阿基米德、牛顿，及至爱因斯坦，均在和必将在自然发现史的进程中，成为明日黄花。那么，世界上还有没有不变的真理呢？人的存在是真实的，人的感受与感情也是真实的，以人为标准的价值判断是不是真实的？显然，这个结论是超验的。经验的判断与超验的判断是不同的，但

① 本书1990年由重庆出版社初版时名为《地狱变相图》，再版时更名为《刘正成历史小说集》。

是，却绝非在“绝对”意义上的不同。人类有了几千年的文明史来记载自己的发展过程，它所追求的价值绝不是虚妄的，哪怕人类必将从爱走向死亡。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在给玛·哈克纳斯的关于《城市姑娘》的信中所提出的“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问题，尚未用哲学语言注解它，但是，把人放在一个具体的历史环境中去认识和描写，无疑将得到一种真实的心理判断。我们不是为了简单地去区分好人或者坏人，我们是从历史已经发生了的地方，去探寻那些应该发生而尚未知悉的事情。没有时光隧道，我们能够洞悉古人吗？美国科学家正在做一个模拟宇宙大爆炸的实验，用人的心作实验场，能不能探寻古人的奥秘呢？人类的生活环境与方式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自身，从肢体到心灵，进化甚微。陶渊明读《庄子》，苏东坡读《庄子》，当代人读《庄子》，其心灵感应的差别在哪里呢？一代一代学人的注脚，均在追求一种唯恐有变的一致性。超验的价值演变成了经验的价值。

文学与艺术是超验的，也许正因为超验，它的巨大的隐秘才具有无穷的魅力。《怀素自叙帖》是怎样创作出来的？《地狱变相图》何以会出自吴道子之手？孔尚任在《桃花扇》中为何敢大抒亡国之痛？一对政敌如王安石与苏东坡竟能忘情地唱和钟山？元稹到底在《莺莺传》中写进了多少隐私？万宝常在长安城墙下垂死之际视音乐为何物？《赤壁怀古》和《赤壁赋》同时而成，然而作者心境何以迥异？庄周在怎样过自己的日常生活，同时又追求着哪些大而无当的玄言妙

理？我在小说之前作考证，我在考证之后作小说。换句话说，我在创作之前做学问，我在学问之后搞创作。学问与艺术之间能产生边缘学科吗？——它既不是历史，也不是小说；同样，它既是历史，也是小说。我理解茨威格对弗洛伊德的崇拜爱慕之心，一个作家的感情追求与理性追求是具有同一性的。我钦佩茨威格的小说，精神分析与人物创造水乳交融，令人叹为观止。

记得刚过二十岁，我开始细心地研读亚里士多德的《诗学》，把他那些公式定理般的经典章句一一抄在笔记本上，记在心上，诵在口中。可惜，我没有找到写诗的学问，我学到的是悲剧作法，这其实就是美的创作法。悲剧的灵魂，就是把美破坏给人看。只有用破坏的方式，人们才能发现美，记录美，并为美而感动。人类之所以有美，就是因为人类与生俱来的悲剧命运。巨大的悲剧，像电光石火，骤然将美照耀得惊心动魄。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所写作的悲剧，是属于古希腊的，也是属于全人类的生活与美的历史。想一想，俄狄浦斯王与吴道子，哈姆雷特与庄周，约翰·克利斯朵夫与万宝常，堂·吉珂德先生与王安石，聂赫留朵夫与元稹，浮士德博士与苏东坡，阿斯特列夫射杀的海鸥与孔尚任——西方艺术所创造的形象，与东方艺术的创造者之间，存在着多少千丝万缕的联系！悲剧创造了美，反过来说，这电光石火般显亮的美，多么强烈地反射着人类生活的悲剧性啊！

我在巨大的生活与历史悲剧进程中开始了文学创作。我

与当时许许多多同时代的创作者一样，在“三突出”原则指导下，制造了许许多多滑稽喜剧。记得，我的处女作就是一部独幕喜剧，为了说明知识分子必须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编得很蹩脚，竟获了奖。其后，我写诗歌、写报告文学、写小说，我做出一切努力去创造美，但仅仅获得一堆今天看来的废品。当生活与历史悲剧在身边逝去时，我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悲剧，这时，也就是说，我花了整整十年工夫，才豁然读懂了《诗学》。1979年，我的第一篇历史小说《怀素自叙》及其后不久的《地狱变相图》的完成，我才开始了真正的文学生涯，学会一种在悲剧中经历、感受、认知和创造美的方法。这八篇小说，仅仅十多万字，我却如此笨拙地花了二十年工夫。我想，我要晚出世二十年，不要步履那个历史的误区，又会怎样呢？这说不好，也许我这片树叶会落在更高的台阶上，我获得的将会是另一种快乐了。

孔子云：食色，性也。他老人家也谈了“知”字。人对“知”的欲望也是与生俱来的。人要了解自己，了解自己生存其中的世界，同时也对一切感动自己的艺术美抱有一种探知的欲求。我曾经带着这种求知的欲望，从先秦走到明清，从这门文学走到那门艺术，在探求中写作。在这八篇小说中，我获得了各种不同的关于风格与文体的感觉、体验与表达。我曾经想像我作标准的学术论文一样，在重要处均作注解，并列出参考文献的，以记录感性与理性的某种同一性。我还是作罢了，我知道今天流行轻松而不是沉重。此刻，准备将这本书再版之际，我又抱着一种观察的态度重读这些旧

章，怕在这“各领风骚三五年”的新潮更迭中显得太老派。所幸，较为脆弱的感情获得了最初写作时的那种发现般的愉悦与叹息。我下了决心，按友人的催促把它交给了出版社。我知道，我正拿着一支卡拉OK话筒唱着一支歌，我当然希望您的感受和我的一样好。哈哈！

是为序。

1996年暮春于松竹草堂